



有关 萧红的 一百个细节

句芒 / 著

作家出版社



有关萧红的一百个细节

句 芒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关萧红的一百个细节 / 句芒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5

(中国文学创作出版精品工程)

ISBN 978-7-5063-7564-1

I. ①有… II. ①句…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9955 号

有关萧红的一百个细节

作 者: 句 芒

责任编辑: 方 彘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 @ 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365 千字

印 张: 20.75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564-1

定 价: 4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引 言	1
1. 生日成谜	3
2. 身世猜想	5
3. “祖父非常地爱我”	8
4. “世间死了祖父”	11
5. “和父亲打斗着生活”	14
6. “母亲并不十分爱我”	19
7. “祖母用针刺了我”	22
8. “还有一个小弟弟”	24
9. 家族和家族以外的人	28
10. 童年的后花园	31
11. 作家和故乡	34
12. 亦幻亦真的“呼兰河城”	37
13. 少女往事	41
14. “我是在这几千人之中”	43
15. 师生情	46
16. “娜拉”的路	49
17. 一场离婚官司	53
18. 再见北平	56
19. 梦醒了	58
20. “女浪人”	60

21. 青春，味如青杏	63
22. 爱人萧军	65
23. “说不出的风月”	67
24. “杯水主义”	70
25. “爱便爱，不爱便丢开”	73
26. “一切事情惟有蛮横”	79
27. 弃儿	82
28. “开始过日子”	85
29. 饿	87
30. 有病呻吟	89
31. 女子装饰的心理	93
32. “几个欢乐的日子”	97
33. 创作元年	100
34. 作为起点的半部《跋涉》	103
35. 原名、笔名、浑名	106
36. 非走不可	108
37. 告别商市街	110
38. 可爱的青岛可爱的海	112
39. 鲁迅回信了	115
40. 见到鲁迅	118
41. 第一次参加鲁迅的宴会	122
42. 住在上海	125
43. 老作家请客	129
44. 文坛登龙	131
45. 好事多磨	133
46. 生逢其时的《生死场》	136
47. 做客大陆新村	139
48. 许广平的心结	142
49. 旅居东京	145
50. 《商市街》：一次回眸	149
51. 东北作家群	152
52. 端木蕻良	154

53. “混搭”的《桥》	158
54. 萧红与“鲁迅帮”	160
55. “她可少不了我的帮助”	164
56. 家暴之谜	167
57. “我的心就象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	171
58. 《牛车上》，寂寞的结晶	174
59. 兵临城下	177
60. 鹿地夫妇	182
61. 武昌小金龙巷	185
62. “三个人老在一起”	188
63. 鸽子姑娘	191
64. 半日的羈囚	194
65. “恨不相逢未嫁时”	196
66. 萧红与《七月》	200
67. “北方是悲哀的”	206
68. “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208
69. 不够知己	212
70. “也许到延安去”	215
71. “飞吧，萧红”	218
72. “她比我还要憎恶他”	222
73. “也许操主动权的是萧红”	226
74. “三郎——我们永远分开罢”	230
75. 友情封锁	233
76. “在武汉和萧红正式结婚”	237
77. 端木的第一宗“罪”	240
78. 理想中的文艺咖啡馆	244
79. “我将孤寂忧悒以终生”	247
80. 二人世界	249
81. 创作，是萧红的“宗教”	251
82. 萧军结婚了	254
83. 蛰居重庆	257
84. 端木的第二宗“罪”	261

85. 代笔疑云	264
86. “谜一样的香港飞行”	267
87. “如今我却只感到寂寞”	270
88. 《旷野的呼喊》：抗战的声音	274
89. 东拼西凑的《萧红散文》	278
90. 《回忆鲁迅先生》，最生动的晚年鲁迅画像	280
91. 胡风的构陷	284
92. 《马伯乐》：“他妈的中国人”	290
93. “她站不起来了”	297
94. 端木的第三宗“罪”	301
95. “我所需要的就是友情的慷慨”	305
96. 致命的一刀	310
97. “身先死，不甘，不甘”	313
98. “岂应无隙住萧红”	316
99. 《呼兰河传》：重构童年，重构故乡	321
100. 结语	325
后 记	326

引言

关于命运，有位俄罗斯女性这样说过：命运不是神秘的外在力量，而是人的内在储备和时代的基本倾向两者精确演绎的结果。

这种说法虽然笼统——人的内在储备包括哪些，时代的基本倾向又该如何界定——却为我们审视前人人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考切入点。拿萧红来说，几乎在她所有重要的人生节点上，我们都可以发现个人意志和时代倾向的共同作用：少女时期的萧红个性倔强叛逆，加上受到新文化运动后婚姻自由、恋爱自由思潮的影响，逃婚和离家出走便成了她顺理成章的选择；萧红本就同情弱者和穷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共产主义理论、苏联模式在中国的流行和传播，又促使她自觉走向了为无产阶级代言的左翼文学阵营；萧红的理想是挣脱家庭主妇式的命运，做一名时代新女性，但她骨子里又有操持家务和照顾他人的天性，因此她既离不开爱情和婚姻，又害怕生命力被它们所耗损，感情之路注定难行；萧红受鲁迅影响很深，抱持的是启蒙文学观，主张作家为暴露人类的愚昧而创作，在文学工具论盛行的抗战时期，她将不可避免地遭到边缘化……当然，这只能是大致思路。人生毕竟不是各种内外因素加减乘除的结果，也不是能用几个词语、句子或段落概括主题的故事。人的内心复杂善变，时代的倾向又多棱多面，两者交错演绎出来的，更可能是一地支离破碎的命运断片，其中一些甚至可能彼此龃龉相互矛盾。而这，正是我放弃线性叙事，试图以大量细节拼接萧红一生的原因。

书中细节全部来自萧红本人的作品，以及相关人士的文章、回忆和访谈。对存在两种或以上不同说法的细节，我尽可能客观地做了辨析，但究竟何者为真何者为伪，读者也许会有自己的判断。

书中所有引文，除萧红作品外，均由注释标明出处。^①萧红的作品，绝

① 编者注：本书中的引文创作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因此一些文字的用法与现行规范不同，为尊重原文起见，均保留原貌，并非错误。如“的”作“底”，“像”作“象”，“的”“地”“得”不分等。



有关萧红的一百个细节

大部分引自哈尔滨出版社 1991 年版《萧红全集》和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年版《萧红十年集》，书中则不再标注。感谢这两套文集的编者和出版方。

虽经多次修改，书中恐怕还是会有因学识不足导致错漏和不当之处，真心希望能得到指正，也欢迎读者和我交流探讨。

1. 生日成谜

“一九一一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黑龙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

1936年12月，萧红散文《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中这样介绍过自己^①，但到底出生于1911年的哪一月哪一日，萧红这篇文章没有道明，后来的文章也没有再提及。骆宾基那本根据萧红本人临终“自述”^②所写的《萧红小传》，也只说她“一九一一年在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里降生”，月份和日期俱缺。

与萧红共同生活过近六年的萧军说，萧红的生日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后来又补充说是辛亥年端午即公元1911年6月2日，但根据万年历，辛亥年端午应为公历6月1日，这就前后矛盾了；萧红的另一位丈夫端木蕻良则说萧红的生日确为端午节，因为这个日子不吉利，家人便将她的生日往后推了三天，说成了农历五月初八^③。与端木蕻良持相似说法的是他的侄子曹革成，在《我的婶婶萧红》一书中，他提到萧红的小姨梁静芝晚年曾回忆，当时呼兰的老人们中有传说，男莫占三六九女莫占二五八，萧红五月初五出生，很不吉利，所以家人就说她是五月初六出生的。^④此说与端木蕻良所言稍有出入，但在萧红真实生日是端午节这点上却是一致的。

古代民间确实有过视五月五日为恶月恶日的迷信，而在萧红的故乡呼兰，也的确有家长给出生于不吉利日子的孩子改生日的习俗，萧红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写到七月十五鬼节时，就有这样的文字：

① 这篇散文是应美国记者斯诺之请而写，在其主编的《活的中国》一书中用作萧红的作者简介，后来这本书没有收萧红的作品，这篇简介因此也没有用上，发表在《报告》（上海）创刊号上，1937年1月10日，第73页。

② 骆宾基《萧红小传修订版自序》，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页。

③ 端木蕻良《纪念萧红向党致敬》，原载于《文汇报》，1957年8月17日。

④ 曹革成《我的婶婶萧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页。

“七月十五这夜生的孩子，怕是都不大好，多半都是野鬼托着个莲花灯投生而来的。这个孩子长大了将不被父母所喜欢，长到结婚的年龄，男女两家必要先对过生日时辰，才能够结亲。若是女家生在七月十五，这女子就很难出嫁，必须改了生日，欺骗男家。”

既然出生于七月十五的女孩要改生日才能出嫁，那么，萧红的家人给五月初五出生的她改生日也就不是不可能了。

较早从事萧红研究的学者铁峰曾就萧红的出生日期问题与萧军进行过交流，据说二萧在一起的几年间，萧红从来没有过过生日，所以她是否端午节那天出生，萧军也不能完全肯定。铁峰通过考证，提出了萧红出生于农历五月初六、阳历6月2日的观点，在《萧红生平事迹考》里他说自己拜访过萧红父亲张廷举的友人于兴阁，于先生告诉他，曾听张廷举亲口谈及萧红生辰是在宣统三年五月初六。铁峰又向萧红的堂妹张秀珉求证，她也恍惚记得是五月节（当地人称端午为五月节）的后一天，但不敢说准。^①不过这终究算不上铁证，如果呼兰当地真有生于端午节不吉利或者“女莫占二五八”的遗俗，那么，自然是从萧红出生起，家人就对外宣称她其实生于初六或者初八了，所以无论是于兴阁还是张秀珉的话，都不足以成为铁证。

萧红到底出生于哪一天，由于她的同时代人均已过世，看来是难以定论了。在没有更确切的史料出现之前，本书倾向于认为她出生在1911年6月1日，辛亥年端午节。

^① 铁峰《萧红生平事迹考》，载于《萧红全集》（三卷本），哈尔滨出版社，1998年。

2. 身世猜想

1978年，萧军在为萧红写给他的书信做注释时，爆出了一个关于萧红身世的惊人秘密，引发了学界关于萧红身世问题的长期争论和考证。

据萧军回忆，四十年代末他在哈尔滨“鲁迅文化出版社”的楼上，与萧红胞弟、当时因病在家休养并准备退伍的人民解放军军人张秀珂有过一次谈话。张秀珂告诉萧军，自己心中一直有个猜想——张廷举（字选三）并非他和萧红的亲生父亲，他们真正的父亲可能是贫雇农成分，他们的母亲因为与张廷举有了奸情而将他谋害，然后带着年幼的他们嫁进了张家。^①萧军听后想了又想，认为这是“可能的”，并且声称自己“有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为根据”。萧军所说的根据，指的是1933年他在哈尔滨《国际协报》上连载的中篇小说《涓涓》，内容全部来自萧红的亲口讲述，而其中一部分正是“（萧红的）父亲张选三对于她曾经表现出过企图乱伦的丑恶行径”，萧红告诉他，就是希望他给予揭露和打击。因此，萧军断定“张秀珂疑心张选三不是他们的生父——也可能就是谋害他们亲父的仇人！——是有根据的”。这番言论一经发表，就如一枚巨石投向了湖面，围绕着它，有关萧红身世的说法如涟漪扩散，持不同观点的人分化成了“养女说”和“亲女说”两派。

由于萧军的信息来源是张秀珂，加上他与萧红的关系又非同一般，他的观点被很多人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如1979年，萧红生前的友人蒋锡金发表《萧红和她的〈呼兰河传〉》一文，就这样介绍萧红：

“虽然大家都知道她原名‘张乃莹’，这只是她随她母亲到了老张家之后随了张家的姓和取了的名字。她原有自己的父亲，他姓什么，也许姓张，也许不姓张，我不知道；萧红本人生前大约也不知道，能够知道的人很少，能知道而现在还在世者恐怕也不多了……”^②

① 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6页。

② 蒋锡金《萧红和她的〈呼兰河传〉》，载王观泉编《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3-44页。

有关萧红的一百个细节

蒋锡金，以及持“养女说”观点的人，没能得到更多更切实关于萧红生父的资料，支撑他们的观点的，一是萧军，二是这样的两个疑点：首先，呼兰距离哈尔滨不过二十余公里，萧红被困在哈尔滨东兴顺旅馆走投无路时，张廷举不可能对她的境况毫不知情，而他竟然见死不救，任由萧红自生自灭；其次，萧红在香港去世，张廷举得知消息毫无反应^①。可想而知，仅凭这两个疑点，远不能得出萧红非张廷举亲生的结论。

持“亲女说”的一派，则找到了相对有力的物证和人证。早在1979年，萧红同父异母的弟弟张秀琢就批驳过“养女说”荒谬可笑^②，张秀珂的儿子、萧红的侄子张抗也写过《萧红家庭情况及其出走前后》，引用张家宗谱中有关萧红生母姜玉兰的记载，证明她是张廷举明媒正娶的原配妻子。其实，用常理来推论，张家在呼兰算殷实之家，张廷举是地主家的独子，又上过学堂，在那个讲究门当户对的年代，他也不可能娶一个谋杀过丈夫还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如果说族谱有为张廷举和姜玉兰粉饰遮掩的嫌疑，那么，姜玉兰的妹妹姜玉凤对当年张廷举与姜玉兰相亲、结婚过程的回忆，则因为细节的丰富而更具真实性和说服力。据姜玉凤说，姜玉兰是张廷举的母亲范氏到亲戚家喝喜酒时相中的，之后姜玉兰的父亲和叔父也到卜奎^③去相看过在那里念书的张廷举，只是没见着人，就看了照片，两家把婚事订下来了，第二年八月姜玉兰嫁到张家那天，姜玉凤还记得“下大雨，送亲去了二十多人，我也去了，坐了满满两大车，车上用席子搭的篷”^④。而张家族人也记得张廷举结婚时排场很大，张家在院子里搭了席棚，还打发了人赶车去哈尔滨买了结婚礼品，呼兰北烧锅（酒厂）那天淌的二锅头酒也都让张家拉过来了，阿城张家也有几个兄弟赶来贺喜，看热闹的小孩都有糖块吃。但是，老人的回忆仍没能平息“亲女”还是“养女”的争议。

1984年成立的“呼兰河萧红研究会”^⑤，成立之初就开始对萧红的身世进行调查考证，工作人员走访了在世的相关知情人，得到了更多解开这个谜题的线索：萧红家的老邻居梁洪玉和阿忠恩记得1908年萧红的祖父为儿子结婚，从4月开始盖房，先盖了五间正房，媳妇娶进门后，这五间新房的东间外屋就是洞

① 陈隄《漫话写萧红》，刊载于《学习与探索》，1980年第1期，第116页。

② 张秀琢《重读〈呼兰河传〉，回忆姐姐萧红》，载于《怀念萧红》，王观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8页。

③ 现齐齐哈尔市。

④ 王化钰《萧红家世及其青少年时代》，原载《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八辑，1983年。

⑤ 简称“萧红研究会”。

房，三年后萧红出生在东间外屋的南炕上；姜玉兰的堂妹姜玉昆对“抢妻”之说非常愤慨，她说如果张廷举真的杀过长工抢过人家妻儿，土改时就不会被轻易放过了；而同乡李德祥则证实屯子里确实发生过一起害夫夺妻案，受害人李德珍是他的哥哥，但与李德珍的妻子郭氏勾搭成奸并谋害人命的人叫冯振国，事发后，郭氏嫁到了江北一个崔姓人家，这是举村皆知的事，与萧红的父亲张廷举毫无关系。

那么，张秀珂为什么要怀疑张廷举不是他和萧红的亲生父亲呢？据张抗说，他母亲也就是张秀珂的妻子曾听丈夫提及此事，他自幼得不到父母关爱，母亲过世继母进门后，还被打发到下屋去和老厨子一起睡，盖的是冰凉滑腻黑得发亮的被子，老厨子对他感叹说你命苦啊，没有亲妈，爹也不是亲爹。这话的原意可能是说张廷举待儿子不像亲生子，落到张秀珂的耳朵里却是怀疑的开始。后来萧红离家出走，张廷举严禁家人与她往来，还警告张秀珂说如果发现他私自同她联系，也将要逐他出家门。父亲对姐弟俩如此绝情，张秀珂的怀疑又加深了一层。到了四十年代，已是解放军一员的张秀珂回呼兰家中养病，偶见到父亲与继母窃窃私语，看到他又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笑脸，张秀珂心里疑窦再生。后来土改，张秀珂决定返回部队，整理行装时发现父亲和继母私藏财产，就把他们塞在马褡子里的金银绸缎都上交给了土改工作队，父亲和继母极为不满，又说了一些很不中听的话，张秀珂听了更加坚定自己的猜想，在和萧军会面时就说了出来。他后来才知道，张廷举与梁氏背着他窃窃私语，一是得知要土改，商量着多藏一些浮财，二是想设法把他留在家中，保住这个地主家庭。他们没想到张秀珂会产生那样的误会，当然更想不到会引发多年后学术界关于萧红身世的长久争论和考证。

值得一提的是，张秀珂怀疑张廷举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进而将可能是从流言蜚语中得知的害夫夺妻案移植到自己父母身上，固然是各种误会所致，特殊时代背景下阶级血统无与伦比的重要性也是一个不能否认的因素，地主家庭的出身在当时就如古代被实施黥刑的犯人脸上留下的刺青，象征着有罪和耻辱，难以洗脱，何况张廷举还曾出任过伪满协和会会长，这更是“罪加一等”，张秀珂厌恶这样的出身，产生“真正的父亲可能是个贫雇农的成分”的幻觉，就不足为奇了。

3. “祖父非常地爱我”

萧红的祖父张维祯，根据《东昌张氏宗谱书》中对他的记载——“公秉性温厚，幼读诗书约十余年，辍学时正逢家业隆盛之际，辅助父兄经营农商事务”——可知，他少时习过孔孟之道，家业隆盛时放弃举业，随父兄学习经营家族生意。但性格温厚闲散的张维祯对经商之道一无天分二无兴趣，分家时也只分到了呼兰的部分住房、菜地和油坊等产业，于是他从阿城福昌号屯老家迁到呼兰，靠祖传的几十垧土地和房屋，维持着安闲的日子。

张维祯与夫人范氏共育有三女一子，小儿子不幸夭折，为延续香火，夫妇二人便过继了堂弟张维岳的第三个儿子张廷举为嗣子，等到张廷举长大成家生儿育女时，张维祯已是六旬老翁，对萧红的降生，他可能是全家唯一真正感到欢喜的人，因为孙女驱走了他的暮年寂寞，他对萧红不是疼爱，是溺爱。据张家族人回忆，萧红童年时十分调皮，常常爬树上房掏鸟窝，和邻居家的孩子跑出去玩，因此免不了遭到母亲姜玉兰的责骂，而祖父张维祯则永远是宠溺着她安抚着她。^①

萧红一成年就离家，对她来说半生漂泊遭尽白眼冷遇，只有关于童年和祖父的记忆是一簇生命的暖光，因此流离中的她用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重造了一个故乡和一个家。小说的前两章里，“呼兰河”这座小城的一切，寒冷、泥土、喧嚣、荒凉、愚昧、轮回、挣扎等等，如在一幅缓缓打开的画卷上逐一呈现，而第一个进入读者视线的具体人物便是“我”的祖父，“呼兰河这小城里住着我的祖父”是小说第三章的第一句话。

《呼兰河传》里祖父和我，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萧红记忆中的张维祯和自己：“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

① 张抗《萧红家庭情况及其出走前后》，原载《萧红研究》第一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

了。”“等我生来了，第一给了祖父的无限的欢喜，等我长大了，祖父非常地爱我。使我觉得在这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我”的祖父也是个善良温厚的老人，他“是个长得很高的人，身体很健康，手里喜欢拿着个手杖。嘴上则不住地抽着旱烟管，遇到了小孩子，每每喜欢开个玩笑”；而且，他也是爱好闲散的人，“祖父不怎样理财，一切家务都由祖母管理”；祖父和“我”，整天都在后花园里，“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大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地溜平。哪里会溜得准，东一脚的，西一脚的瞎闹。有的把菜种不单没被土盖上，反而把菜子踢飞了”……

是的，回忆是多多少少会篡改、美化过去的经历的，但1940年萧红写作《呼兰河传》中下面这段文字时，她的快乐一定是真实的：

“后花园中有一棵玫瑰。一到五月就开花的。一直开到六月。花朵和酱油碟那么大。开得很茂盛，满树都是，因为花香，招来了很多的蜂子，嗡嗡地在玫瑰树那儿闹着。

“别的一切都玩厌了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去摘玫瑰花，摘了一大堆把草帽脱下来用帽兜子盛着。在摘那花的时候，有两种恐惧，一种是怕蜂子的针刺人，另一种是怕玫瑰的刺刺手。好不容易摘了一大堆，摘完了可又不知道做什么了。忽然异想天开，这花若给祖父戴起来该多好看。

“祖父蹲在地上拔草，我就给他戴花。祖父只知道我是在捉弄他的帽子，而不知道我到底是在干什么。我把他的草帽给他插了一圈的花，红通通的二三十朵。我一边插着一边笑，当我听到祖父说：

“‘今年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也怕闻得到的。’

“就把我笑得哆嗦起来。我几乎没有支持的能力再插上去。等我插完了，祖父还是安然的不晓得。他还照样地拔着垅上的草。我跑得很远地站着，我不敢往祖父那边看，一看就想笑。所以我借机进屋去找一点吃的来，还没有等我回到园中，祖父也进屋来了。

“那满头红通通的花朵，一进来祖母就看见了。她看见什么也没说，就大笑了起来。父亲母亲也笑了起来，而以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笑。

“祖父把帽子摘下来一看，原来那玫瑰的香并不是因为今年春天雨水大的缘故，而是那花就顶在他的头上。

“他把帽子放下，他笑了十多分钟还停不住，过一会一想起来，又笑了。

“祖父刚有点忘记了，我就在旁边提着说：

“‘爷爷……今年春天雨水大呀……’

“一提起，祖父的笑就来了。于是我也在炕上打起滚来。”

这段祖父的故事是整部《呼兰河传》中阳光最明媚、色彩最鲜艳、气息最清冽的文字，读过的人可能永远不会忘记祖父的憨厚、孙女的调皮和五月玫瑰的芬芳。